

晶都人

陈武

著

小说演绎了「晶都人」在滚滚红尘中的
升沉起伏、爱恨情仇与生死悲欢，
巧妙地借助财务中做账时的借贷、加减与收付现象，
隐喻了人与自我、他人、族群、社会、自然的关系。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作者对我们感同身受的日常与蛭伏其间的义理，做了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表达。



晶都人

陈武
著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晶都人 / 陈武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

2017.10

ISBN 978-7-5546-1011-4

I . ①晶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1156 号

责任编辑: 王 琦

见习编辑: 顾 熙

装帧设计: 鸿儒文轩·书心瞬意

书 名: 晶都人

著 者: 陈 武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

邮编: 215006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1011-4

定 价: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部 借贷 / 001

第二部 加减 / 117

第三部 收付 / 221

跋：识破人心法则 绘制世相风云（李惊涛） / 324

第一部 借贷

01

史丽娟在玩手机。

朋友圈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了，除了晒晒饭店的精致大菜或自己烧的风味小炒，就是玩玩自拍。自拍有两种，一种是拍自己（标准的自拍），不分场合，各种造型，各种美颜，还有各种PS，这种自拍照片，看起来很美、很假、很让人惊叹，惊叹到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；另一种自拍是拍风景，一年四季，季季都有美景可拍，而且风景最能迷惑人，就算一棵树，随便变换几个角度，就能制造出一片森林，难怪有人说，摄影成为艺术，本身就很滑稽（因为能制造虚假）。史丽娟懂得一些文艺（比如会写诗），她开始也迷恋、沉浸在各种自拍中，还会把自拍美图配上自己创作的抒情短诗一起发布，这样的发布，多少表现出和别人的区别。几年玩下来，也腻了，微信越发越少。到后来，她自己也有些奇怪地发现，一旦她少玩微信，别人也不大玩了，朋友圈瞬

间变得冷清，从前一天要发好几波，点赞无数，现在是几天发一波，几乎无人点赞。就算发一波，也似乎只是刷刷存在感，全没了当初的激情。到现在，翻看朋友圈，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。

“低头一族”的手机控，显著的征兆就是脖子酸、手腕累，史丽娟也害了同样的病，正索然无味时，一条消息提醒跳了出来：“您有现金红包未入账！请立即存入账户。”史丽娟想都没想，随手按了删除键。与此同时，手机铃声响起来。史丽娟看是陌生号码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接了，对方是好听的女声：“您好，请问您需要贷款吗？”她未应答，果断按断。

这几天，每天都会收到几个推广电话或诈骗短信，还有就是这种放贷的诱惑，好像她有多么好骗似的，好像她多么缺钱似的，好像她一说要钱，那边的钱就到账似的，弄得她看到陌生电话号码，都要紧张一下。

当又一个电话打进来时，史丽娟感觉这个铃声特别，比先前的诈骗电话更加甜蜜，莫非是更高端的骗局？看一眼来电显示，是葛萍萍，葛萍萍打来的，史丽娟这才放松下来，甚至来了一点小情绪，学着刚才放贷小姐的声音说：“您好，请问您需要贷款吗？”

“喂……啊？”葛萍萍明显有点晕圈，随即又反应过来，惊讶地说，“我个神啊！”

“嘻嘻嘻嘻，我像不像骗子？今天接到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了，吓吓你，哈哈，吓着了吧？跌了个屁后坐吧？屁股跌两瓣了吧？别骂我啊，我耳朵要是发热，准打到你家门上！”

“天啦，吓死宝宝了……丽娟，不开玩笑啊，正要问你这个事呢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贷款？”

“贷款？”

“是啊……你这个骗子——我宁愿上你的当。”

“别神叨叨的了，说真话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葛萍萍说贷款的事就是真话，但临说时却岔开了话题，“江大海……我是说江大海的工作室……经营得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又扯江大海啦？他的工作室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应该知道啊。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真的假的呀，萍萍，你们啥关系？还来问我？”史丽娟不放过任何一个调侃的机会，她觉得这些年了，江大海和葛萍萍总该有点苗头了。

“别闹了丽娟，我有事要找你。”葛萍萍说，“你把他约出来。”

“求我做媒的吧？先拿红包来，我要一个大大的红包！”

“哈哈，故意惹我啊，丽娟？我没戏的，早就死那个心了。你才是他的菜呢。”葛萍萍的反击毫无力量，最后一句更让她五味杂陈——她知道江大海至今还深爱着史丽娟，还对史丽娟贼心不死。

史丽娟想起朋友圈流行的那句话：“不是你的菜，不要揭锅盖。”觉得开这个玩笑也没劲的，这相当于揭葛萍萍的短，而且这个玩笑开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弄假成真，江大海还是王老五，葛萍萍也待字闺中，史丽娟便说：“江大海的工作室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乐晶轩。乐晶轩连牌子都没挂，也没有正式开业，这家伙

天天憋在屋里，憋呀憋呀，谁知道他想下什么蛋。估计没有经营吧。”

“那他怎么生活？”

“吃老本啊——我猜的。”

“这样啊？”史丽娟说，“他不是把厂子卖啦，应该不差钱吧？”

“那好吧，晚上我想请你们吃饭，你帮我打个电话，约一下大海。”

“嗨嗨嗨，说清楚啊，你请江大海还是请我啊？你要请他，你亲自打，我才不打这个电话了，还以为是要我请他似的！”

“丽娟你太敏感了，你不知道我请不动他啊？我要能请得动他还求你帮忙啊？他最听你的话，你是他的红颜知己，我晓得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呀？嘻嘻……”史丽娟想责怪葛萍萍，结果却忍不住乐了——她喜欢葛萍萍这样说，被一个男人喜欢了十多年，心里还是挺美气的。

“你就帮我一次吧，算我求你行了吧？等会给你发红包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不过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话，我可不是他的菜啊……今晚吗？在哪？请动请不动还不好说。”

“你大胆请，请不来不怪你，红包照发——在罗马假日。”

“这是咖啡店啊，好浪漫的地方，要告诉他什么事吗？”

“先不讲，到时再说。”

“我帮你请他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可不想做你们的电灯泡。”史丽娟一说完就后悔了。

“别乱讲。我找他真有事。你也要来的，都是好同学，很久

没见了嘛，聚聚，说定啦！”

结束了和葛萍萍的通话，史丽娟没有马上打江大海的手机，而是走到书橱边，拿出一件水晶雕件。这是一件未完成而胜于完成的作品，是一块巧石头，带皮的水晶巧料，上半部分是纯度很透的白色晶体，向下逐渐过渡成橘红色，这种过渡色，在水晶家族中非常罕见，属于水晶中的极品。由于惟妙惟肖像极了少女的人体，被雕成一个亭亭玉立、眺望远方的女神，除了脸部做了简单的处理，其他部分原封未动。这是江大海送她的。江大海说只能做成这样，不能做太多的修饰，更不能加工太多，否则就没有那种特有的自然的神韵了。史丽娟喜欢这尊水晶少女的雕像，形、神真的像极了她高一时在操场上掠头发的一张侧身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江大海偷拍的，他从他母亲那里借了相机，天天带在书包里，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想拍史丽娟的一张照片。他不敢明目张胆地争取，只能把相机藏在口袋里，在课间时，或上学路上，寻机拍摄，由于行为诡秘，并没有人注意到他那一段时间的鬼鬼祟祟，就连冰雪聪明的史丽娟都没有发现。那天是个好天气，大课间时，江大海发现史丽娟独自向操场走去。在操场另一边的花坛里，有一大丛白色的蔷薇花正在开放，不大的花朵像点点星辰一样密集，散发出迷人的芳香。江大海估计她是冲着白色蔷薇花去的，便若无其事地尾随。史丽娟并没有去采摘蔷薇花，只不过是花丛边上认真端详了一会儿，江大海抓住机会拍了几张。他害怕距离太远，不太清楚，便在树下等候。江大海正是在史丽娟快速穿过操场时，偷拍到这张照片的。江大海对这张照片非常满意，五寸洗了两张，当宝贝一样珍藏着，经常半夜从抽屉取出，躲在被窝里看。直到学校拍毕业照那天，在操场的单杠下

边，江大海趁四周无人，才脸红脖子粗地把照片往史丽娟手里一送，惊慌失措地跑了。史丽娟看到这张照片，顿时明白了江大海的心思，既惊喜又幸福。她望着江大海奔跑的身影，惊讶于江大海的偷拍技巧，也惊讶于江大海的煞费苦心。多少年后，江大海再送她雕像时，已经没有当初的惊慌，但依然红了脸，还一往情深地说：“多美啊，知道是谁吗？”史丽娟看着造型，马上就想到那张照片了，也知道江大海还念念不忘他的初恋，心里有点小小的感动，但开口说出的话，却有点不近人情的不客气：“一般般——我收藏了。”

史丽娟审视一番雕像，又小心地把雕像放回到书橱里。在雕像旁边，就是那幅已经配上精致相框的照片。雕像和照片，两相映照，给书房增添了文艺的气氛。

书房里的空调让人不是很舒服——可能开得太久了。史丽娟穿居家的黄色小T恤和绸布大裤衩，头发也有些乱，松松垮垮又清清爽爽，一副小女人的懒散和波俏。葛萍萍的电话和托她邀请江大海晚上的小聚，让她心里产生小小的涟漪，她是江大海的初恋，直到现在江大海还心有戚戚。江大海又是葛萍萍的初恋，葛萍萍至今对江大海更是蠢蠢欲动、贼心不死。而葛萍萍和江大海又双双未婚。这几个元素叠加在一起，史丽娟有一点无可名状的担忧和莫名其妙的忌妒，这种怪异的情绪萦绕在心，纠缠她心情不定——这次聚会有可能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帮不帮葛萍萍打这个电话呢？史丽娟犹豫了。

02

江大海正在雕一头大象。

大象的屁股像宽阔的广场。广场中央是一个短小的尾巴。表现大象行走的动感，只需把小尾巴向左偏一点点，就是那种不经意的一甩，有一点调皮，也有一点幽默，憨态可掬的欢乐形象就表现出来了——江大海屏住呼吸，眼睛盯着刀尖，一刀一刀修饰手里的这件圆雕作品。

神态专注的江大海，思想会短暂地开小差，会把大象的屁股想象成一个人的屁股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独有的特征。江大海想象的这个人的特征就是屁股，宽广而肥大的屁股。如果从后面看，这个屁股就是一幅辽阔的平原，突起和凹陷部位都因“大”而忽略了。从侧面看，这个屁股才算得上气势磅礴、气吞山河。但江大海无法在大象的身上展现屁股的豪迈，因为那种细腰对屁股造成的视角差，在大象身上无法体现，这不能不说是江大海的

遗憾。

自从厂子盘给了死对头葛萍萍，江大海就安心做他的雕刻师了。江大海是个崇尚艺术的人，特别是各种雕刻艺术，又特别是水晶雕刻。这一方面是他生活在晶都，另一方面和他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。他母亲是晶都小有名气的版画家，而他母亲的同事苗运涛，是群艺馆创作员，后来又成为水晶艺术品收藏大师。江大海从小生活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，耳闻目染都和文艺有关，自然也就对各类艺术“心向往之”了。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，他最为迷恋的就是雕刻艺术。但是阴错阳差地，江大海搞了十年工厂，也和葛萍萍斗了十年。头几年是明争暗斗，后几年就不分明暗，全摆到桌面上了。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，既没有出现两败俱伤的场面，也没有出现共同繁荣的局面。最后的局面，让晶都水晶圈的人大为惊讶——江大海转让了工厂，完败。

许多人都同情江大海，就连葛萍萍也托他们共同的好同学史丽娟带话给他，如果落拓了，过不下去了，到厂里来，收留他，给口饭吃。史丽娟带这个话时，也不知哪来的酸，江大海被瞧不起了，自己似乎也被株连一样，总觉得不是滋味，口述完了，还不忘说，好歹只是收了你那几间破工厂，要是连人一起收了，她葛萍萍就圆满了——你何尝又不去遂她的愿呢。江大海早就领教过葛萍萍的狂妄了，但他心里有数，这种狂妄，其实很虚，其实是缺少底气，就像小孩子对比他强壮的对手说，来呀，有本事来呀。待对方真要动手了，又吓得跑了。江大海听了史丽娟的话之后，大度地一笑了之，那笑里颇有点轻蔑的意味。说实话，关于厂子的转让，本身就是半推半就，一个想要，一个想，一拍即合。对于做企业，如果说江大海一开始还兴致勃勃、

满身干劲的话，渐渐地，他就讨厌做企业了，讨厌做企业时的那种交往和应酬，讨厌那种疲倦和辛苦。一旦对某种事情失去兴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逃离。虽然，他知道做一个水晶艺术品雕刻师也绝非易事，好在他学版画时用过刻刀，上大学时，又在水晶加工方面实习过，搞企业时又一直琢磨、研究各种雕刻技艺，心里还是有些底，加上他彻底要换一种活法，做一回自己，就毅然决然地放手了。大半年来，他也确实一头扎了进来，搞了几十件作品，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，毕竟已经摸索出一点门道来了。就说这件大象的造型吧，完全是他自己设计的。为了让大象既栩栩如生，又有艺术表现力，他还专门到海州的孔望山，反复揣摩东海庙遗址上那尊三十余吨重的举世闻名的汉代圆雕大象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他草拟画稿时，就想到了葛萍萍，想到她的屁股，而且毫无预兆就想到了，像有某种暗示。在接下来的创作过程中，每当他拿起刻刀，葛萍萍的屁股就在他眼前晃动，而且会不时地变换，一会儿是学生时代的，一会儿是搞企业时的，江大海时常停下来，定定神，感受这种怪异的现象，自己会深感奇怪，厂子都成人家的了，自己也重新创业（相当于），和葛萍萍再也没有瓜葛了，为什么她还如影相随呢？或许是她故意要走进他的记忆里，搅和他不得安宁吧。

放在工作台上的手机，时不时地发出响声，不是微信，就是短信，或是QQ，就连QQ空间的更新，都有提示声了。江大海已经习惯各种提示声，不影响他的创作。但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时，他只好擦擦手，一边看来电显示，一边快速接通了手机：“史丽娟，你好！”

“好什么呀？你才好了，微信不回，QQ也不回，有什么好

骄傲的？”史丽娟口气有些刁蛮，有些任性，但刁蛮和任性里透露出别样的温和和亲切，仿佛她对面的人是她的宠物，是她的学生，就是抱怨，也是充满甜蜜和爱意的。

“哪敢骄傲啊，腾不出手。”

“忙什么啊？连看个QQ、微信都腾不出手？”

“雕件作品，一头大象。”

“大象有什么好雕的，笨笨的，一点不可爱。”史丽娟说，“你不是连厂子都不要了吗？不是想过轻闲日子吗？怎么又忙起来啦？好了，不跟你多说啦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！”

江大海高兴了，满口答应道：“好啊，你请我？就咱们俩？”

“看把你美的！我请你？我凭什么要请你？”

“我请我请，行了吧？我请你！”

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请我我也不去——我是受人之托，请你吃大餐。”

江大海警觉了。根据他的经验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饭局。许多饭局都是陷阱，特别是这种受人之托的饭局。

“吃大餐？什么事要吃大餐？”

“没有事，小聚聚，别疑神疑鬼的呀，人不多，在罗马假日咖啡店。大餐就是简餐，牛排比萨什么的。六点，咱们早点到啊，攒一局。”

“攒一局”，就是打一种叫“攒蛋”的扑克牌，史丽娟刚学会，瘾很大。而江大海对打牌毫无兴致，水平也差，只能撑个场子，人称“牌架子”。就这点水平，还是做企业时，被动应酬下

学会的。这大半年来，因为牌技差，他再也不上场了，实在被强迫着披挂上阵，谁都不愿和他配对。就算有人和他配对，打牌过程中，也常常被对方抱怨。史丽娟又要吃饭又要打牌，江大海知道这个小聚不仅仅是随意小聚，说不定会有什么事情。

“谁啊？”江大海警觉之后，又有些纳闷了，“谁托你请我？怎么会托到你？”

“你想呢？谁有资格托我？”

“想不出来。”

“哈哈，你最想见谁啊？”史丽娟说，“给你个提示，是你最想见的人。”

“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见。”

“嘻嘻嘻……大海，我就爱听你这样说话。哈哈……我算哪根葱啊，你再这样虚情假意，我就不理你了——是葛萍萍，葛萍萍要见你，晓得了吧？葛萍萍是不是大餐？她那身肉，又肥又嫩，够你吃一辈子的。”史丽娟不放过任何一个调侃、贬损葛萍萍的机会。

江大海愣了会神。葛萍萍？掐指算下来，厂子转让已经快九个月了，听说一直闲置，而她原有的厂子却运转不错，岂止是不错啊，简直就是风生水起，每天都有成车的石英粉运往火车站，运往码头，钱也像流水一样流进腰包吧。莫非要在他面前摆显摆显？女人就是格局小，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。听话听音，江大海从史丽娟欢乐的口气中，感觉到这场聚会并不可怕，就说：“打把掼蛋也搞成个事一样，对你说啊丽娟，我可以去——给你个面子。”

“又来了，给我面子不是这样的吧？那是你专门请我才算

数，别哄我啊，我不领情。”

“真的……”

“好啦，”史丽娟怕他又要肉麻，赶紧说，“领你的情好了吧？一会去接你。”

“不用，罗马假日咖啡店我找得到。”

“知道你找得到，我是让你别开车——你要开车去就没人喝酒啦。再说也是萍萍让我接你的，你也给我个机会啊，做一回你的驾驶员，也是我的骄傲呢。”

江大海想说，做一回驾驶员算什么？有胆量做一辈子驾驶员啊。还轮不到他出口，手机里就响起“嘟嘟”声了。

江大海放下手机，再准备修饰这件水晶雕件时，心就静不下来，拿刻刀的手更是不听使唤，拿不稳，还有些抖。说来真是有意思，他在雕刻时，正想到葛萍萍，史丽娟就约他晚上和葛萍萍吃饭打牌了。这两个女人，就像他的左膀右臂，想到一个，另一个也不安分。

说起来，自从厂子在几个月前转给了葛萍萍，至今还真没有见到她。江大海和葛萍萍不仅是高中同学，还同在海州的矿院读书，江大海读地质物理系，葛萍萍读中文系。二人的理想也不一样，可以说大相径庭，江大海最初的理想就是毕业后献身采矿业，做不成地质学家，退而求其次，做和矿产有关的工作也可以，特别是，他想探明晶都地下的水晶构造，摸清水晶脉络，为开采水晶探明一条捷径之道。而对他树立这个理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老师徐习军。徐教授的主业是学校校办宝石加工厂的老总，业余才兼学校那几门无人问津的选修课。宝石加工厂生产的“宝石”原料只有一种，就是水晶——属于就地取材，方便。